

寒
波
著

晚
清
历
史
长
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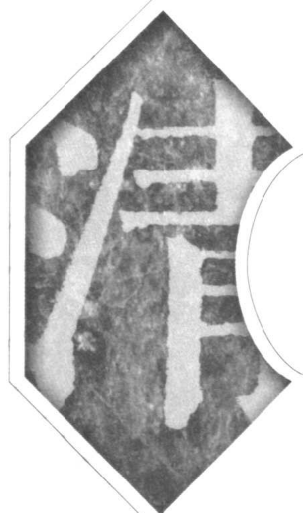
李鸿章与曾 国藩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李鴻章與曾國藩

晚
清
歷
史
長
篇

寒
波
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鸿章与曾国藩/寒波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4

(晚清历史长篇)

ISBN 7-208-04864-9

I. 李... II. 寒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4602 号

责任编辑 孔令琴

封面装帧 王晓阳

· 晚清历史长篇 ·

李鸿章与曾国藩

寒波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7 插页 3 字数 395,000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,100

ISBN 7-208-04864-9/K·1027

定价 32.3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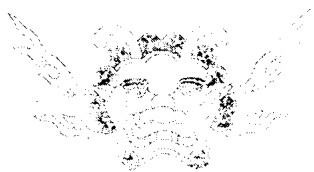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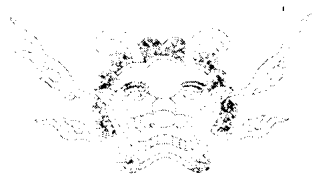
◎	001	第 一 章	李鸿章进士及第
◎	014	第 二 章	皇四子潜龙腾飞
◎	021	第 三 章	骄兰儿初入深宫
◎	028	第 四 章	贤瑞芬荣封皇后
◎	035	第 五 章	卢沟桥送别,曾国藩雍容出京
◎	043	第 六 章	翰林院闻警,李鸿章忧患临门
◎	053	第 七 章	练兵长沙,曾左失和
◎	073	第 八 章	兵败合肥,鸿章遭难
◎	079	第 九 章	施狡计,兰贵人初承雨露
◎	092	第 十 章	忌汉臣,曾国藩一叶知秋
◎	104	第十一章	恭亲王初罢军机
◎	112	第十二章	李鸿章千里寻师
◎	124	第十三章	迷四春,咸丰帝呕血圆明园
◎	135	第十四章	谋反攻,曾左李聚会宿松营
◎	144	第十五章	祁门县曾李决裂
◎	155	第十六章	李鸿章落拓江湖
◎	163	第十七章	乘火轮,吕淑云寻夫责夫



◎	168	第十八章	克安庆,李鸿章重返师门
◎	175	第十九章	咸丰帝魂断热河
◎	183	第二十章	懿贵妃定计夺权
◎	197	第二十一章	金蝉脱壳,肃顺冤死
◎	211	第二十二章	时来运来,鸿章招兵
◎	222	第二十三章	援江南,淮军东下
◎	229	第二十四章	保上海,虹桥鏖战
◎	239	第二十五章	垂帘听政,慈禧初显身手
◎	247	第二十六章	智取苏州,鸿章杀八降王
◎	254	第二十七章	李鸿章仗义救元度
◎	263	第二十八章	曾国藩四面闻楚歌
◎	271	第二十九章	火焚天京,曾九帅血战破金陵
◎	276	第三十章	金山瓦解,西太后怒斥曾国荃
◎	284	第三十一章	大封功臣,国荃挂冠去
◎	293	第三十二章	同庆升平,鸿章署总督
◎	299	第三十三章	奉旨剿捻,曾国藩疑虑丛生
◎	307	第三十四章	接印还印,李鸿章如逢儿戏
◎	315	第三十五章	曹军机夜访恭王府
◎	322	第三十六章	大格格进宫传密折
◎	329	第三十七章	过河拆桥,西太后使杀手铜
◎	333	第三十八章	釜底抽薪,恭亲王罢官复官
◎	348	第三十九章	卫京师,鸿章急发兵
◎	356	第四十章	罢钦差,国藩惊噩梦
◎	366	第四十一章	紫禁城乐极生悲



◎	378	第四十二章	济宁州众叛亲离
◎	388	第四十三章	平捻军，大学士荣归北京城
◎	395	第四十四章	赐荣宠，李鸿章初觐皇太后
◎	407	第四十五章	催命符，国藩天津办教案
◎	420	第四十六章	怀隐痛，老臣魂归大罗天
◎	433	第四十七章	身后荣哀，君臣悼元勋
◎	441	第四十八章	春回津门，鸿章兴洋务
◎	450	第四十九章	殿阙辉煌，鸿章获旨创海军
◎	465	第五十章	宫廷突变，慈安含恨离尘世
◎	478	第五十一章	庆万寿，初议颐和园
◎	488	第五十二章	战甲午，凄凉岁暮烛
◎	506	第五十三章	三十六计，鸿章脱离虎口
◎	516	第五十四章	丧钟哀扬，遗恨萧萧故垒
◎	535	后 记	



第一章

李鸿章进士及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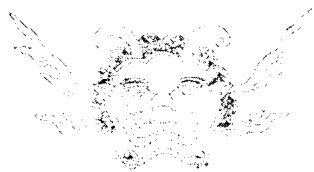
清朝道光二十七年(一八四七年)三月,正逢三年大比盛典。各省举子数千名云集都下,同乡会馆、旅栈、僧寺、道观,处处住满了会试的举人。街巷胡同时可见应试士子匆匆而来,急急而去。或是绸袍马褂气宇轩昂的贵公子,仆从呼拥,驱车奔走于大人先生之门,令人侧目而视;或是布衣小帽,清寒羞涩,安步当车,拜谒京师同乡前辈,沾亲带故,乞求庇护,那一双双清秀的眼,兴奋的眼,迷惘的眼,忧虑的眼,既幻想一夜跃登龙门,又恐惧于榜上无名,无钱回乡,无颜见爹娘。北京的官员平民、茶坊酒肆也全都把话题转到会试上去了,猜度着今年丁未这一科三鼎甲出在哪一省?是个龙虎榜,荟萃了日后的英才贤相、督抚大臣?还是平平常常,人才寥落?说来天也助兴,地也承欢,日丽风和,百花斗艳,迎接丁未科会试大典,北京城笼罩在科举的兴奋狂热之中,一片太平盛世气象。几年前,割地赔款,开放五口通商,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,早被淡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也许某省某地,什么山,什么乡,此刻正在酝酿一场席卷全国,动摇清廷统治震撼中外的反清起义,也许某几个外国政府,又在觊觎中央大国的哪一块属地和领土,炮筒对着大清土地,虎视眈眈,策谋一步步的鲸吞蚕食。然而君暗臣逸,浑然不觉。从清朝第六代六十五岁的道光老皇帝旻宁以下,北京城中的掌权者们,依然那样平和安详,那样浑浑噩噩,似乎从祖宗开国以来就是这个样子,并且



会传至子孙万代。

万众瞩目的礼部会试放榜了，中式者称为贡士。四月二十一日，新科贡士进入午门，由翰林引入金碧辉煌的保和殿参加殿试。八名读卷大臣评卷，按照一个古怪的论官阶大小评定甲乙的传统，评为首卷的必定是官阶最高的读卷大臣所推荐，然后依次而下，第一轮八卷完了，下一轮仍以官阶最高者所荐为第九名，依此类推。有那颀硕的大臣，年岁大了，看了几本卷子便头昏眼花，分不出个高下，索性将试卷排成一个圆圈，中间转动鼻烟壶，转停了，壶嘴朝哪一卷，便定哪一卷为第一。清朝取士号称鼎盛，其实侥幸高中或是糊里糊涂被刷下，埋没了人才的也不少。万岁老佛爷旻宁在养心殿西暖阁披阅前十名试卷，又在乾清宫召见了那十名鸿运高照的贡士，最后确定了三鼎甲的姓名，丁未科一甲一名状元是直隶南皮人张之万。次日皇上升太和殿，文武官员和新科贡士肃立丹陛之下。班齐后，庄严肃穆的丹陛之乐大作，传胪官传赞唱名，二百三十一名进士每人都传唱三遍。这一唱名非同小可，贡士立时成了进士，然后，新科进士三跪九叩首谢恩。大学士进殿，从御前东侧黄案上，捧了丁未科殿试大金榜授予礼部尚书，用云盘承托，由十名銮仪军校前导，张了黄伞出太和门中门，去长安左门外张贴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随了礼部尚书出宫，由礼部官员送至寓所，及第而返，所以一甲三名称为“进士及第”。其余二三甲进士则从太和门两侧的贞度门和昭庆门出宫，自行散去。于是阶下鸣鞭，皇上启座乘舆还宫，很热闹了一阵子的丁未科殿试便收场了。

报卒携着红纸捷报满街飞奔，把偌大的喜讯带到深院大宅，带到客栈寺庙，有人狂喜，有人落泪，有人一夜之间取得功名，踏上了步入仕途的进身阶，有人黯然沮丧出都，决计下一科再来应试。当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国藩，不就是两次应试才在道光十八年，以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吗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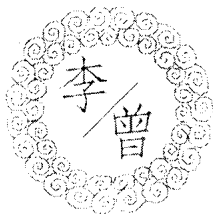


才短短的九年中间便已飞黄腾达,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,授检讨、侍讲、侍读学士,以至如今做了从二品的大官,圣眷优隆,谁不羡慕。辉煌的前程诱引着天下士子三年之后,他们又会从四面八方涌来,挤破了北京城。有清一代笼络汉人知识分子的科举政策是相当成功的。

这天云淡天高,丽日融融,一辆黑油油漆刷一新的双骡套车,由一名年轻男仆骑着栗色顶马开路,急速驰往宣武门外南横街,骡伕望空挥鞭,一声吆喝,车在路北向南宽檐高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府第,青灰色雕花照壁前停了下来。骡伕扶了少主人踩着踏板下车。那人身材修长挺拔,临风伫立,风度翩翩,一双剑眉昂然上扬,眉际印堂隐隐可见两条肉棱,两眼炯炯,英气凛人,若是意气风发时,肉棱怒凸,更显得目光锐厉威严。年纪不过二十四岁,穿一件湖色绸袍,上罩淡青色长袖对襟马褂,足着单梁厚底黑布鞋,黑缎瓜皮小帽后面拖了一条肥油油的长辫。男仆翻身下了顶马,取出大红名帖,那上面恭楷写着:“门生李鸿章”。因是常来,门上管家严泰十分亲热,一边收了帖子,一边请安道:

“恭喜李二少爷,今科高中了!我家老爷正在会客,请在门房间坐一会儿,待家人去禀报。”

鸿章含笑点头,示意男仆萧升赏了严泰一个红包。管家谢了赏,笑嘻嘻地举着名帖,快步进入二门通报。曾国藩号涤生,湖南湘乡人,三十七岁了,圆脸浓须,红光满面,棱棱的三角眼不怒而威,可惜发际较低,善相者说是劳碌之相。举止迟缓,处事深沉凝重,气度不凡,穿着蓝绸长袍,外面罩了比袍袖短了一截的大袖方马褂,在清朝是大官的常服。他端坐中堂,不住地用长长的指甲刮着浓黑的髭须,正和同乡举人李元度在聊天。接过名帖看了,笑道:



“少荃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”少荃是鸿章的号。原来当时中了进士的人家，都将至亲好友名单抄给报喜的差人去分头报捷，国藩已知鸿章殿试取中二甲，赐进士出身，便向元度道：“次青老弟，这位合肥李少荃是我同年刑部郎中愚荃兄的二公子，从我受业，才识不凡，这次新科及第，你们结识一下吧。”

说着，与元度站了起来，缓步踱到檐前等候，国藩那结实的中等身材，稳稳地站在那里，赛如一只难以挪动的巨鼎。鸿章人长腿长，矫健地大踏步进内，见老师在厅前迎接，是从未有过的礼遇，慌忙抢上一步，躬身道：

“老师快进内吧，弟子万万不敢当。”

国藩扶起鸿章，笑道：

“今天愚兄迎接新科及第的天子门生，破个例，不必介意。”

进入客厅，鸿章请国藩上座，然后跪下磕头行礼道：

“门生蒙老师训诲，方得侥幸中第，饮水思源，特来叩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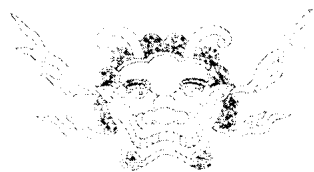
国藩慌忙欠身还礼，扶了鸿章起来，说道：

“贤弟不必行此大礼。愚兄虽曾略加指点，还是靠你自己刻苦攻读，又有天分，愚兄怎敢贪天之功。”便向元度道：“次青，你们两位认识一下吧，这就是李少荃。这一位是湖南平江李元度，字次青，比少荃长两岁，是我的同乡旧友，虽然今科不曾中第，却是个人才。下笔千言，清丽可观，所著《国朝先正事略》考证赅博，文笔极佳，皇朝近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的巨著了，愚兄也是着实佩服的。”

元度方脸盘上绽开了爽朗的笑容，拱手道：

“老前辈取笑了，少荃前程无量，小弟是望尘莫及的啊。”

师生等人坐下，国藩忽觉身上一阵瘙痒，只得用手在痒处隔衣轻轻按擦



了一会,又伸手在颈后抓了一阵,才止住痒。可是指甲缝中已经满是皮屑,轻轻一弹,如雪花乱散,足旁青砖地上浮了白蒙蒙的一片。国藩叹道:

“不知怎么近年得了癣疾,每到春末夏初便发,入秋才息,这两天气候暖热,又要发作了。”

元度道:

“上回小弟从湖南觅的土方,可曾试用过?”

国藩皱眉道:

“试过了,并不见好。”

元度心直口快,说话无禁忌,取笑道:

“若是阁下进宫陛见时,在皇上跟前突然癣痒发作,奈何?”

国藩叹道:

“有什么办法呢,简直活受罪。若是擦了药进宫,那一股药味实在难闻,若是不擦,又奇痒难当。天热进宫见驾,便提心吊胆,生怕失礼。”

鸿章侧身坐着,思忖了一下,笑着道:

“老师,门生有个朋友认得东交民巷法国使馆的洋人,那里有些洋药,甚是灵验,门生明天去托他要些癣药来试试吧。”

国藩不悦,喷了一下鼻子,说道:

“洋人枪炮虽则厉害,那药未见得就好,也不曾见谁用过,不能教人放心。堂堂中朝,泱泱大国,中药哪一样不好,偏去用那不可靠的洋药,这个,我不信。”

“是,是,老师说得是。”鸿章心中不服,却不敢像李元度那样顶撞取笑,只能顺着老师的口气喏喏称是。

国藩瞅了鸿章一眼,知道扫了这位门生的兴,今天究是他大喜的日子,别



太严厉了，便缓和了口气，理着胡须，说道：

“少荃，今番殿试虽然中在二甲，过几天还有个朝考，万万马虎不得。除了三鼎甲陪考，其余进士都得参加，那是要看你的文学和书法。主考大臣看得中的就选进翰林院当庶吉士，这叫点翰林。你这几日应该摒绝应酬，在家中潜心静居，兢兢业业，默默温习举业，庶不致临考误事。”

鸿章恭敬地答道：

“老师的话，门生都记住了。家父告诫门生，就是选了庶吉士，也不能懈怠。三年后散馆还得考，那时考中优等，留院做个编修，才是正途。否则分发各部做个主事，或者出京到各省做知县，纵然是‘老虎班’，带缺出京，也是不甚有出息的。”

国藩不住颌首道：

“究竟是老同年有见识，不但唐宋各朝重京官轻外任，就是我们圣朝也是如此。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不是多半都由翰林出身吗，望贤弟好自为之。我有个同乡好友，名唤郭嵩焘，今科也及第了，可惜刚才谈了一会先走了，如果能点上翰林，你们在一处供职，那就太好了。”

元度摇了摇头，插嘴道：

“这个考，那个考，我都考得厌烦了。有人考白了头，还是个童生，有人中了进士，也是一辈子默默无闻，飞黄腾达的究竟少数。不是我此番落了第发牢骚，人生在世，恐怕一半靠真才实学，一半也碰运气。纵然学问再好，只为考卷上书法不中主考的意，或是写坏一个字，再好的文章也投入了废卷篓内。其实国家取士，是取的人才，又不是取的抄书匠，这样的科举制度只能取些安分守己的庸才。我们湖南湘阴有个举人左宗棠，才识超群，谅必涤公也耳闻了，却是两科会试都不曾中，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，发誓隐居



家乡再不进京了。你瞧,这就是我们的科举,我真为天下不得志的俊杰扼腕痛惜!”

国藩微微蹙眉道:

“老弟台又在发牢骚了。听说左季高才学虽好,脾气甚怪,好发牢骚骂人,总不是个全才。”

元度指着厅右书斋上的横额,讥笑道:

“涤公,你这书斋不是题名‘求阙斋’吗,怎么又对人家求全责备呢?”

鸿章笑着道:

“那是老师自谦,鸿章也是求阙斋的弟子哩。”国藩笑了。鸿章又道:“门生管见,为人在世,既应求阙,也可求全。世间全才虽然罕见,却不一定没有。一部二十四史不就出了许多圣君贤相,英雄伟人吗?难道当今就人才寥落了?我看也是事在人为罢了。”

元度这才注意到鸿章说话时轩昂自信的气概,不觉脱口笑道:

“呵呵,少荃兄的抱负还真不小哩。”

国藩瞅了鸿章一眼,很不以为然。默默想道:“李少荃才中了进士,便志得意满,骄傲起来,以英雄伟人自居,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,将来是要栽跟头的。”

正想把鸿章训诫几句,门仆严泰又捧了一封书札进来,禀报道:

“老爷,倭相府差人送书信来了。”倭相便是当世理学大师大学士倭仁。

国藩拆信看了,笑道:

“倭相又邀愚兄去讲究程朱之学,当道诸公有好几位在那边相聚,少不得去走一趟,只得失礼了。次青,你明晚来寒舍便宴,我邀几位同乡京官为你壮行,少荃也来。”



元度笑道：

“我是不客气的，客居京中，到哪里吃哪里，抹抹嘴就走路，明晚一准来，菜不讲究，酒却是要好的。”

国藩笑道：

“那当然，皇上赐的光禄寺自酿御酒如何？只是稍稍甜了一些。”

元度皱眉道：

“我可不爱喝甜酒，还是老西的汾酒可口。”

“那么两种酒都备下，任君挑选。”

“最好，最好。”元度抚掌大笑了。

鸿章与元度一同告辞出门，鸿章笑道：

“我老师如今是京师颇有名声的道学先生，言必诚，行必正。连皇上也很赏识，入阁进军机，都是早晚间事。”

元度摇摇头道：

“好是好，凡是同乡找他，都肯尽心帮助，就是太迂执了些，有时迂执得古怪。”

鸿章笑了一笑，问了元度下榻在长沙会馆，便道：

“次青兄，我先送你回寓所吧。”

元度也不推却，上了骡车，元度笑道：

“少荃，你那位老师初次入京会试，也住在长沙会馆。那时候穷得要命，



曾国藩像



路费都是向人借的，带了三十二串钱，到了京中，只剩下三串。偏是那一科不曾中，几乎回不得家乡。第二次进京会试，改住在城西登辇堂，便中了。这次我真不该住在长沙会馆，晦气！”

鸿章大笑了，说道：“次青兄，今天有幸和你相识，他日不知何时再能相会。你是一个爽直风趣的人，可惜就要回湖南了。”

元度豪爽地说：“与贤弟萍水相逢，很高兴，天涯海角，若是有缘，他日自能有再见的一日。”

元度到长沙会馆门前下车，拱手相别。鸿章驱车回家，骡车才走不远，忽见迎面一位身穿青竹布衫、头戴瓜皮小帽清秀白皙的青年士人，悠闲地背着手踱了过来，却是本科同年陈鼐，字作梅，江苏溧阳人，是在金殿传胪之后，新科进士应召赴礼部“恩荣宴”时相识的。鸿章慌忙止住骡车，匆匆下车，拱手招呼道：

“作梅年兄好自在啊，过两天就朝考了，还这么悠闲！”

陈鼐有些近视，眯了眼把鸿章和骡车细细打量一番，呵呵笑道：

“年兄好阔气啊，究竟是京官子弟，和我们寒素人家大不相同。这两匹大青骡配上车身就得七八十两银子，再加上前顶马后跟马，还有车伕的开销，也就可观了。骡车满街飞奔，投帖拜客，京味十足，年兄将来定是台阁中人。”

鸿章仰天大笑道：

“作梅兄有所不知，京官十有七八是穷的，家严不过五品郎中，哪里备得起骡车，这辆双骡套车还是向我岳丈家借来的。寒舍只养了一匹马，平日家严骑着上朝拜客，借了骡车，就临时充作顶马，哈哈，偏偏给你撞见了。”

陈鼐笑问道：

“令岳丈是……”

“便是都察院吕御史。那一年他奉旨去河南查案，是抚台大人敬他清廉，



送了他这辆骡车以为代步。”

“呵呵，老兄好福气，老师是曾侍郎，丈人是都老爷，小弟羡慕煞了哩。”

鸿章笑道：

“定了亲还不曾成婚哩。”

“那就赶快完婚！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不是人生两大乐事吗？”

正说着，只见路旁一户喜事人家正在吹吹打打，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忽见一名穿着灰蓝色过膝短袍和坎肩、角靴的太监飞马来到，下马进门，不多时，扶了一位敝衣旧帽腰束红带须发皆白的吹鼓手出来，手中还握着一把喇叭。太监埋怨道：

“文大人，你堂堂内务府大臣，怎么还来执这个贱役。刚才皇上召你立刻进见。咱家去了内务府，说您今儿告假，赶到府上去，又说是被旗主家逼了来充当吹鼓手，害得我好找。快把喇叭扔了，跟我进宫。”

那位文大人紧紧抱住喇叭，惶恐地说道：

“小李子，不行。这家人是我祖上的旗主，这是世世代代都改变不了的。我虽贵为大臣，仍是他家的旗奴，一声吩咐，随时都得赶来办差。他虽是个穷极无聊的闲汉，若是惹恼了，有权可以当众羞辱，把我痛打一顿，犯不着。人家出了大把银子，买个免差，图个太平，我却不干，既是祖宗定的规矩，就得遵从，算不得丢人！”

这时一个肥头肥脑的旗主气势汹汹地赶了出来，叉着腰，朝着太监瞪眼怒吼道：

“姓文的是我家旗奴，祖宗朝的规矩，旗奴就得听旗主使唤，皇上也管不着，今儿别想从我这儿拉走人。”

李太监年轻气盛，嘿嘿冷笑道：



“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旗主，也不过是皇家的奴才罢了。”他逼近一步，叱斥道，“好小子，你这个小小旗主，不听皇上的话，听谁的，你想反了吗？你不过是不曾得着文家的银子，就当众凌辱朝廷大臣，罪还小吗？回去禀了皇上，撤了你的旗籍，再加上充军，够你受的吧？”

那旗主这才醒悟过来，那脸也变得快，顿时扑通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道：

“小人糊涂，今后再不找文大人的麻烦了。求公公宽恕，千万别奏明皇上。小人为公公立长生牌位，早晚三炷香，保佑公公升官发财。”

文大人也为旗主说情，太监顿足骂道：

“滚开，以后再找文大人办差，小心你的脑袋。”

于是夺过文大人手中的喇叭扔了，解掉他那红腰带，命旗主雇了一顶轿舆，把文大人抬回家中换了蟒袍花翎朝靴，跟着太监进宫去了，后来那个旗主到底被皇帝撤了旗籍，此是后话。

当时鸿章与陈鼐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相视而笑，鸿章叹道：

“皇朝二百年江山，人事沧桑，变化多大。昔日拥有众多旗奴显赫不可一世的旗主，进关之后，朝廷优待他们不劳而坐享俸饷，一代代传下来，人口繁衍，人不敷出，渐渐穷了。竟有闲散王公宗室而为人挑水的，穷满官衣服破旧，上衙门时怕帽子蒙了灰尘，用红布罩了，捧在手中步行，有些满官的蟒袍竟是纸画了糊成的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。一代人穷了，又一代亲贵大臣兴起了，依然过着挥霍豪奢的生活，旗奴也有不少阔了起来做了大官，旗奴制度看来也得改一改了。”

陈鼐笑道：

“我朝旧章向来是动也动不得的，谁若犯了，便有人会拿叛宗蔑祖的大帽子来扣你，还是小心些好。”说着，拱手道：“小弟寓居舍亲家中，就在前边不远。我还要回去用功应付朝考哩。”